



似曾相识

周汝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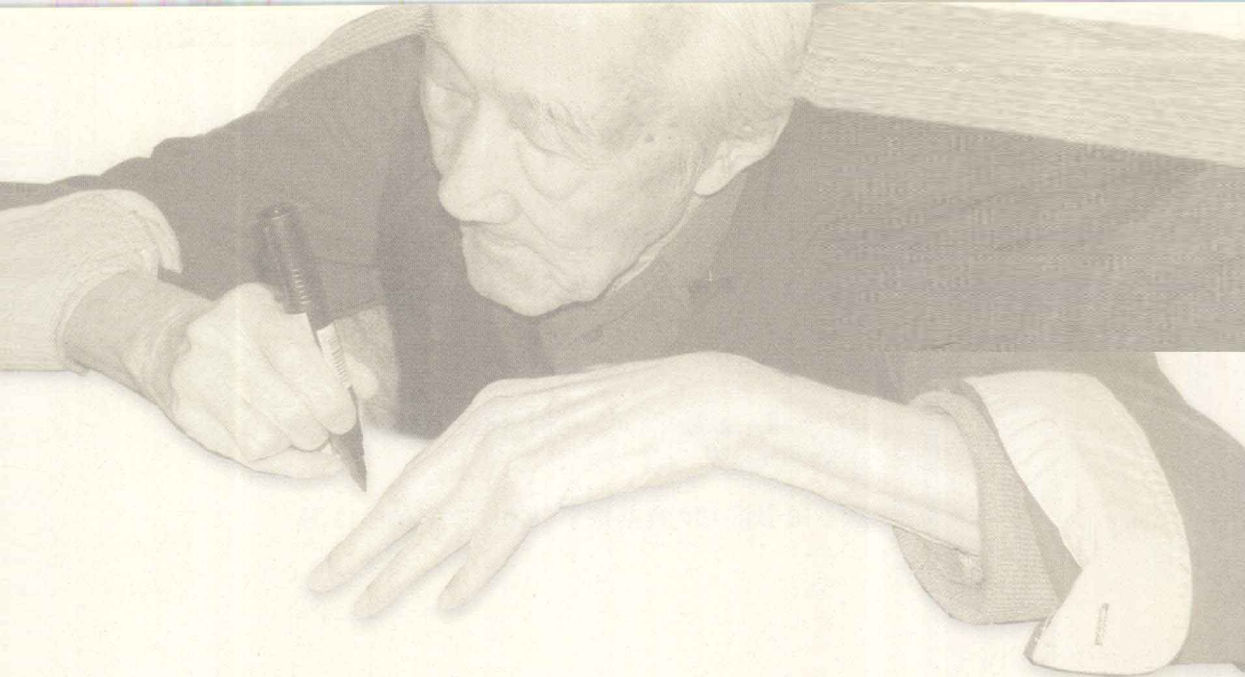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本众多师友为周汝昌先生传神写照的书，也可以说是一种形式新颖的“传记”。

这本书不是红学论著，不属诗词创作，不归书法艺术，不算人物速写，但从中可以读出周汝昌先生的红学观点、聆听他与友人的诗词唱和、欣赏他的书法手迹、分享他与记者的娓娓道来。

周伦玲 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似曾相识 周汝昌

这是一本众多师友为周汝昌先生传神写照的书，也可以说是一种形式新颖的“传记”。

这本书不是红学论著，不属诗词创作，不归书法艺术，不算人物速写，但从中可以读出周汝昌先生的红学观点、聆听他与友人的诗词唱和、欣赏他的书法手迹、分享他与记者的娓娓道来。

周伦玲 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似曾相识周汝昌 / 周伦玲编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1.5

ISBN 978 - 7 - 5306 - 5718 - 8

I. ①似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周汝昌—人物研究—文集 IV. ①K825.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79313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22.25 插页 10

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4000 册 定价: 45.00 元

小 引

这是一本众多师友为父亲周汝昌传神写照的书，也可以说是一种形式新颖的“传记”。

这本书不是红学论著，不属诗词创作，不归书法艺术，不算人物速写，但从中可以读出父亲的红学观点、聆听他与友人的诗词唱和、欣赏他的书法手迹、分享他与记者的娓娓道来。

书内收集了四十五位名家作手的精彩绝伦的文章，他们的篇篇文字，真实记录了父亲的经历、父亲的情感、父亲的文采、父亲的人品，可以说整部书凸现了父亲的精、气、神。

全书分为三部分：一、师友风规；二、书刊痕影；三、会心不远。文章撰写的年代，屈指算来已整整跨越了六十多个年头。最早的一篇当是我的四伯父周祐昌的《吾弟汝昌》，其写于1948年3月，这篇序跋虽然很短，仅仅几百字，却见证了年轻父亲的经历与追求；而最近的一篇，则是刘再复先生2010年8月于美国写下的一篇文章，一语道破了父亲平生对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的崇拜之情。这批作者当中，有大师、有先辈、有老师、有同窗、有学生、有画家、有理论家、有红学家、有书法家、有诗人辞赋家；还有记者、主编；另有外国学者、华裔学人……他们个个文敷彩、笔走龙，把父亲写得活灵活现、神情并茂。

编选这本书，最大的难点是文章的取舍不好掌控。可选的文章太多，哪一篇文字都让我难以割舍。有一批见诸香港报刊的文字，由于与作者联系不上，只好作罢。

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考虑到书册的厚度，竟在看校样时又不得不删去了三篇文字。另外舍弃了一批年轻学子的文字，这是我编这本书的最大遗憾。至于父亲书札往还和诗词唱和的另大类资料保存，数量更为可观，这皆须等待我有此机缘时再续文缘。

这本书得以问世，在我个人来说，心中的高兴自不待言：这是我多年的愿望和义务；而友人们却说，这也正是他们的责任与期盼。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鼎力合作，及时把这本书奉献给广大的读者。

这本书原名定为“琳琅满纸会知音”，为了更加通俗明快，更名成现在的《似曾相识周汝昌》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，中央电视台《艺术人生》笛安访问父亲的节目里，当笛安问到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时，父亲回答说：“怎么能说是遗憾呢？我虽然已经 91 岁了，可是我仍然还有追求，所以应该问我还有什么心愿，而不是遗憾。”笛安笑着又问：“那什么是您最大的心愿呢？”父亲想了想，说了两个字——“知音”。“我的知音太少了，我需要这样一个人，理解我，支持我，帮助我。”

这就是我编这本书的初衷，也是送给父亲 93 岁生日的一份礼物。

2010 年 11 月下旬，在看本书校样期间，得到父亲获聘终身研究员的消息。文化部蔡武部长在聘任仪式上说，受聘者都是所在专业研究领域公认的一流学者，他们在本学科的创立、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，具有宽广的学术胸怀和高深的学术造诣。父亲为此赋诗一首，我把它记录下来，作为纪念。

喜气迎来五色云，庚寅令节玉霏尘。
一朝特授殊荣号，四海方惊久废身。
老马壮心思远道，新图夙愿续微勋。
三才天地人文荟，历历红楼万象春。

周伦玲
庚寅十一月大雪节

目 录

小引

师友风规

周汝昌是我的“红学”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

——答高阳、程靖宇、吴相湘、沈怡书（节录） 胡适 / 003

与弟子周汝昌（玉言）书 顾随 / 006

吾弟汝昌

——序《沦陷集》 周祐昌（君度） / 011

六朝人物

——有关周汝昌先生的三言两语 张中行 / 014

序《曹雪芹小传》 周策纵 / 017

喜汝昌九十 黄裳 / 028

序《献芹集》 黄裳 / 030

“红楼竟亲历”

——应周汝昌先生之嘱讲述六十年前在辅大女院恭王府读书之琐忆

叶嘉莹 / 036

诗人周汝昌 吴小如 / 046

“红学家”周汝昌先生 吴小如 / 049

序周汝昌著《红楼艺术》 吴小如 / 052

四绝双贤雅韵和

——周汝昌、启功、徐邦达兰亭诗词唱和解读 王玉池 / 054

和周汝昌兄谈《红楼梦》 管桦 / 061

韵词彩绘映红楼 周笃文 / 064

名人效应与学风

——关于周汝昌学长 周绍昌 / 069

周汝昌与红学论争 王畅 / 077

师友红缘

——记我与周汝昌先生的红学通信 林方直 / 087

周汝昌的意义

——在2010年天津“周汝昌文化论坛”上的发言 黄彦 / 103

周汝昌师和我的学术交谊 严中 / 106

中国文学第一天才的旷世知音 刘再复 / 110

题周、顾二公唱和诗词 范曾 / 116

红楼解味

——记周汝昌先生 林东海 / 122

周汝昌先生关心天津史志文化 郭凤岐 / 153

川大外文系欢送周汝昌老师赴京工作 江家骏 / 163

我所知道的周汝昌老师 刘浔生 / 167

“红学大家”周汝昌

——唯痴迷者能解味 刘心武 / 172

我与周玉言先生 梁归智 / 178

周汝昌先生印象 邓遂夫 / 193

诗人之才·史家之学·儒者之心

——周汝昌先生九十华诞暨红学研究六十周年献辞 乔福锦 / 202

以侧取致·以瘦标骨·以涩见古

——周汝昌先生的书法观及其书法艺术 解小青 / 207

周汝昌先生赐我天书 陈福康 / 213

周汝昌的北碚之行 吴学昭 / 216

宝刀不老周汝昌 张昌华 / 220

当代鸿儒周汝昌 王景山 / 224

序周汝昌原著《曹雪芹新传》英文版《高贵与卑贱之间》

Ronald Gray and Mark Ferrara / 229

与伪争真心是力 循文鉴史字皆情

——忆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 邹士方 / 234

《红楼梦》版本校勘学史上的力作

——周祐昌、周汝昌、周伦玲校订《石头记会真》评介 宋广波 / 242

《胡适批红集》前言 宋广波 / 245

抢救曹雪芹故居

——呼吁保护北京历史文化的部分信件(节选) 华新民 / 260

痴心诗性解“红楼” 傅光明 / 265

书刊踪影

《红楼梦》应列为第十四经

——北京访周汝昌:谈红学·谈胡适·也谈他自己

《联合报》记者 张作锦 / 271

采访侧记 《中国书画》主编 曹鹏 / 280

周汝昌访哥大纪实 《华侨日报》特约记者 唐翼明 / 282

以诗贺寿:周汝昌与诗友唱和 《光明日报》记者 宋晓梦 / 288

周汝昌:奥运让两大文明碰出火花

——全球知名华人寄语北京奥运

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记者 郑红深 / 294

会心不远

再访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

《邯郸学院学报》常务副主编、编审 康香阁 / 299

红学应定位于“新国学”

——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《北京大学学报》主编 龙协涛 / 314

讲书学比讲红学难

——周汝昌谈书法及其他 《中国书法》杂志主编 刘正成 / 327

倡扬国学,警惕“复古”与“装扮”

《社会科学报》记者 陈占彪 / 337

师

友

风

规

周汝昌是我的“红学”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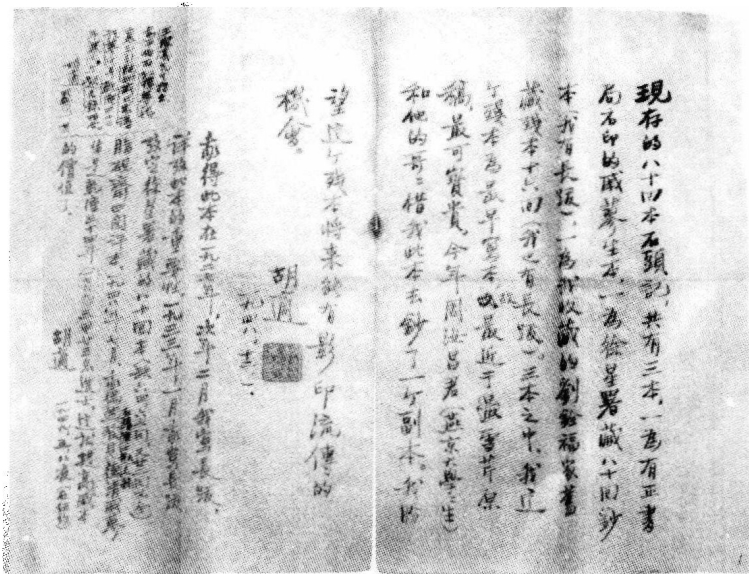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答高阳 程靖宇 吴相湘 沈怡书(节录)

胡适

1960年11月19日 答高阳书

关于周汝昌，我要替他说一句话。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“徒弟”——他的书决不是“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”。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，但在他的《新证》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，别人看不出，我看了当然明白的。你试看他

胡适于1948年12月1日重为甲戌本题记，其中有云：“今年周汝昌君（燕京大学学生）和他的哥哥借我此本去抄了一个副本。我盼望这个残本将来能有影印流传的机会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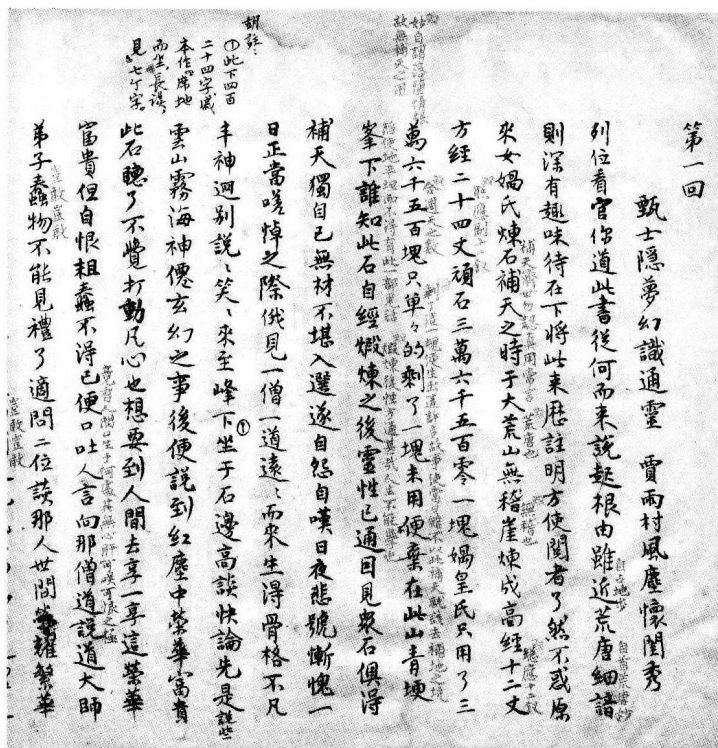


的《新证》页三〇至三七，便知我的《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，我的敦诚《四松堂集》稿本，都到了他的手里。他虽不明说向我道谢，我看了自然明白。甲戌本脂砚斋评本是我借给他的，由他兄弟两人分工影抄了一本。天地间只存我的原本和他们兄弟的影抄本，这个影抄本，他在书里从不敢提起，大概没有别人见过或用过（原本现在南港，你可以来看看）。《四松堂集》稿本是我临时故意留给他用的，此时大概还在他手里。看他对此稿本的记载（页三四），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了。（参考他的哥哥缉堂的跋）

汝昌的书，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，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，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。

1954年3月7日 答程靖宇书

谢谢你寄给我的《红楼梦新证》。我昨天晚匆匆读完了，觉得此书很好。我想请你代我买三四册寄来，以便分送国内外的“红学”朋友。



周汝昌、周祐
昌兄弟二人手抄
胡适藏甲戌本

1954 年 8 月×日 答吴相湘书

你在那信里大称赞周汝昌的书，我完全同意。此君乃是我的《红楼梦》考证的一个最后起、而最努力最有成就的徒弟，他在书的前面虽然大骂我几句，但他在许多地方对我致谢意，是很明显的。例如三十页第八行：“诸收藏家对我的慷慨和厚意，我永不能忘怀；而我的感幸也远非言语所能表达。”他提出的《甲戌本脂砚斋评本》，是我借给他兄弟二人去全部影抄的，《四松堂集》是我临走时故意留赠给北大图书馆使他可以用的。裕瑞的稿本是孙子书（楷第）送给我，我又还他的。

周书中接受我的成分太多。

1954 年 12 月 17 日 答沈怡书

我要特别谢谢你剪寄这些文件的厚意。此中的“周汝昌”一篇，特别使我注意。

周汝昌是我的“红学”方面的一个最后起、最有成就的徒弟。他的《红楼梦新证》已三版，香港可买到，你若没见此书，我盼望你寻一部来看看，这是一部很值得看的书。（周君此书有几处骂胡适，所以他可以幸免。俞平伯的书，把“胡适之先生”字样都删去了，有时改称“某君”。他不忍骂我，所以他该受清算了！其实我的朋友们骂我，我从不介意。如周君此书，我大索香港市场，买得四册，留两册赠与台大与史语所。）

1954 年 12 月 21 日 答沈怡书

你在曼谷如找不到周汝昌的《红楼梦新证》，可向香港、东京找。我盼望你能看看这部六三二页的书。我买了几部，留了一部给台大。八月中台大教授吴相湘先生写信来说，它看了此书，“深感中共清算‘胡适思想’的工作真是白费了”。

与弟子周汝昌(玉言)书

顾随

一九五三年十月廿七——卅日

上次发书次日之上午,即收到大著两册。其时手下正压着一点活须于一两天内做完,所以拆封之后,仅仅欣赏了一下书的封面,并不预备读下去。还有一番意思,说来我不怕你见怪,而且也一定不会见怪,就是:我知道这部书是用了语体写的,而我对于玉言之语体文还缺乏信心,万一读了几页后,因为词句、风格之故,大动其肝火,可怎么好?(一年以来,每看新出刊物,辄有此情形。)不意晚夕洗脚上床,枕上随手取过来一看,啊,糟糕,(糟糕云云,恐此夕将不得早睡也。)放不下手了,实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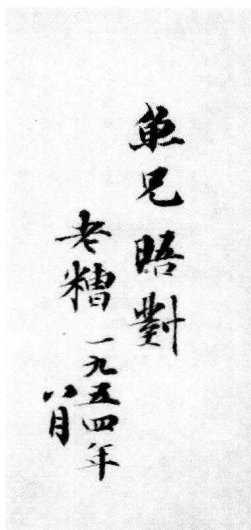
顾随寄给周汝昌的照片

好,实在好!再说一句不怕见怪的话,简直好得出乎我意料之外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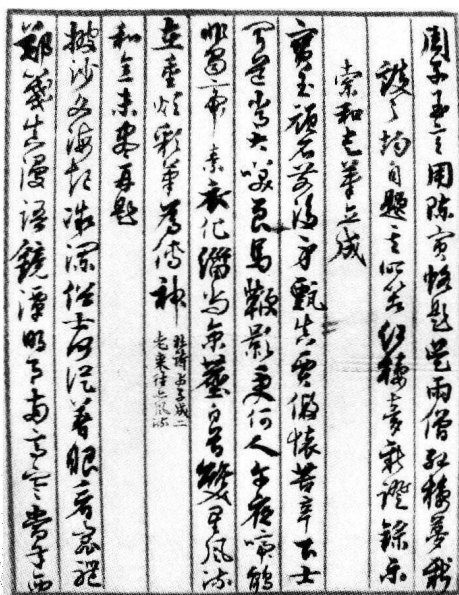
我是从大著最末的部分读起的,即是从玉言讲脂砚斋评本的“评”那一部分读起的。脂斋是枕霞公,铁案如山,更无致疑之余地。述堂平生未曾见过脂评红楼,见不及此,事之当然。却怪多少年来号称红学大师的如胡适之、俞平伯诸人,何以俱都雾里看花,眼里无珍?(自注:适之为业师,平伯为同门,然两人都不在述堂师友之列。)若不得射鱼大师抉出庐山真面,几何不使史公(云老)窃笑而且叫屈于九泉之下也?!(自注:云老与雪老为对。玉合子底、玉合子盖也。)起个哄,以云老之豪迈,或竟大笑而不窃笑,不过以云老之“咬舌子”,假如叫屈,不知又作何状耳。而又非宁唯是而已。玉言风格之骏逸,文笔之犀利,其在此书,较之平时笔札

(自然以不佞所见者为限),直是百尺竿头,更进一步。若夫当代作家之谬说百出,钉短满纸,齐在下风,当在所不论。概是玉言见得到,所以说得出,而又于雪老之人之书,不胜其爱好,于是乎文生情,情生文,乃能不期于工而自工。(自注:是“概”非“盖”。“概”云者,述堂不欲自必之辞也。)述堂欲断言:而今而后,《新证》将与脂评同为治红学者所不能废,不可废之书。天下明眼人亦将共证述堂此言之非阿其所好也。好笑郑振铎氏近日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,居然欲说:一切考证皆是“可怜无补费精神”。(自注:难为“该”氏居然记得一句遗山诗,而又一字不差地引用出来。)不过持此语以评旧日红学家的文章,抑或可说是道着一半。“该”氏亦特未见《新证》耳,使其见之,当不为此言。但此亦甚难说,“该”氏不学(当代妄庸钜子之一),即读《新证》,亦决不能晓得其中的真正好处(文笔之工、考据之精、论断之确)也。写着写着,又动了肝火,(自注:写至此,遥望窗前,草木黄落,夕阳下楼,天远无际,掷笔叹息,不能自己。一言以蔽之:闹起情绪来而已。)玉言试看,述堂老子还十足的一个孩子哩,斯人斯疾,何时是了!

闲气少生,如今且说《新证》此章标题下面加了个“?”,(记得仿佛是“脂砚斋即史湘云?”)足见玉言之虚心,不欲遽然自以为是,这原是治学的人应有的态度。述堂看来,却以为不必。如今玉言不必过谦;述堂亦决不肯为吾玉言代谦。根据《新证》之引证、之考订,脂砚斋绝对是云老,断不可能是第二个人。即有可疑,亦是云老自布下的疑阵,故意使后人扑朔迷离,不能辨其雌雄,而却又自留下漏洞来,使后之



顾随在照片后的题记



1953年《红楼梦新证》出版后，周汝昌给老师寄去七首诗，顾随很快寄来七首和诗，此手迹之一



顾随和诗手迹之二

明眼人如今世之射鱼村人其人者，得以蛛丝马足地大布其真相于天下。若问云老当日何苦如斯，述堂答曰：这便是旧日文士藏头露尾的相习成风，云老快人亦复未能免俗。然而如此说，亦是屈了云老。所以者何？云老盖深信自家之评将与雪老之书天地比寿，日月齐光者也。彼不愿俗子（满脑袋封建和教条的人）知其为出自自家之手，而又决不肯使眼光四射（不止射“鱼”而已）、心地纯洁如吾玉言其人而不知其为出自自家之手者也，藏头露尾云乎哉果也。百年（？）之后，枕霞旧外（？旧？）史得一知己——此非偶然，亦非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历史发展，势之所必至也。此玉言所以不必过谦，而述堂亦决不肯为吾玉言代谦者也。

可惜《新证》此时不在手下（为系中一同仁借去了），不然，述堂将于可能之处，一一抉之，为玉言助喜。于此，即有人谓述堂是玉言的应声虫，亦在所不惜。于此，即有人谓述堂与玉言在演双簧，亦在所不顾也。

（廿七日写至此）

今早大雾弥天，近午不散，诵义山“秋阴不散霜蜚晚”之句，为之慨然。又骨疼鼻塞，恐是伤风之象，拟赶速结束此函，以便将息。下文或将更形草率，玉言勿讶。

《新证》就本《记》考定雪老生卒